



最后杀手

●胡章生 罗自苏 著

最后杀手

胡章生 罗自苏 著

工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长篇小说。

本书描写了抗日战争时期以张永兴为代表的宁波地下党员与日寇展开的惊心动魄的战斗。围绕联络站的建立与破坏，军用物资的运送与禁运，展开了一幅幅扣人心弦的画卷。其中叛卖欺诈，劫路行刺，无不风云变幻，波澜起伏。烈火金钢，铸就无数好汉；色网情关，英雄不为所动！军民众志成城，日顽困兽犹斗。“杀手行动”，终成泡影，“最后杀手”是谁！

工 人 出 版 社

胡章生 罗自苏 著

工人出版社出版（北京安外六铺炕）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昌平长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5 字数：110000

1988年 1 月第1版 1988年 1 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6,710 册

ISBN 7-5008-0051-7/I·16 定价：0.95元

目 录

楔 子.....	(1)
临危受命.....	(3)
山风呼啸.....	(7)
初下杀手.....	(15)
小巷来客.....	(28)
变生不测.....	(38)
雾锁甬江.....	(47)
借刀杀人.....	(56)
觥筹之间.....	(65)
重开锣鼓.....	(74)
请多关照.....	(80)
顺风扯旗.....	(91)
小楼黑鸽.....	(105)
夜刃淫贼.....	(113)
杀手行动.....	(123)
同归于尽.....	(134)
反戈一击.....	(142)
最后杀手.....	(148)

楔 子

近黑时分，一位身材修长，脚蹬薄底僧鞋的和尚来到奉化江东德兴巷25号大门前，他四顾无人，便轻轻在紧闭的大门上“笃、笃、笃、”连敲三下。敲门声落，门“吱呀”一声开了，门里探出一个青年人的脑袋。这人上上下下将和尚打量了一番后脸上现出喜忧兼半的神情。但他马上恢复常态，左右瞅了瞅，然后恭恭敬敬地把和尚让进屋来。和尚从容不迫地将手中一串琥珀念珠往脖子上一挂，连眼皮也不抬，轻轻念了一句《红楼梦》中的诗：“寒塘渡鹤影，”那青年答道：“冷月葬诗魂。”和尚不听犹可，听罢立即从腰间拔出两把手枪，用咄咄逼人的目光盯着年轻人低声斥问：“你是什么人？”那青年“扑通”一声跪在地上，抱着和尚的大腿，扬起脸看着和尚压低嗓门喊道：“恩师，我是姜小舜，是小舜呀。”和尚低头一看，连忙把姜小舜扶起来，两眼横扫了一下室内，但见桌椅扑地，满目狼藉。他连声问道：“怎么回事？你怎么在这里？”

姜小舜是受宁波警备处吉田处长和石顺中副处长的命令到这里来的。石顺中给了他接头暗号，让他在这里抓住从四明山到这里接头的共党交通员。他只听说，警备处抓住了一个共产党秘密联络站的人，这人供出了其他几个同党。接头暗号是联络站的头头提供的。和尚一听便明白，联络站已被破坏，叛徒出卖了组织，而且敌人得到的接头暗号是假的。正

确的应对暗号是唐代诗人的名句：“僧敲月下门。”两句不出自一处本意就在隐密。此时此刻，时间紧迫，这师徒俩也不及多说两句话。姜小舜手往外一指，催促道：“这德兴巷已布置了五、六个人抓你，你快跑吧，我掩护你。”那和尚也丝毫不迟疑，拔腿便夺门而出：“记着广济寺、广济寺！”就在和尚两脚落地的一瞬间，身后一声枪响。他回转身，看见姜小舜左手紧压右臂，倒在地上，殷红的鲜血从左手掌下往外直滴。他心里一阵绞痛，正欲纵身进去，但听得“咚咚”的脚步声在石板道上由远而近。

刚才无声无息的小巷顿时喧嚣起来。口哨声、枪声和“抓共产党”的喊声响成一片。六个早已埋伏在小巷两头的敌人，从两端合拢过来。说时迟、那时快，那和尚猛然一个旱地拔葱，“嗖”的一声窜上身边的高墙。在他腾空的刹那间双枪并发。两个敌人立即扑地，后面的连忙趴在地上不敢动弹。和尚迅疾地在屋顶和砖墙上腾越，瞬息间踪影绝无。

临 危 受 命

深秋的四明山象一幅山水画：那黄灿灿的野菊花漫山开放；那红艳艳的刺玫瑰四处吐香；还有那蒲公英，秋海棠，以及那些无名小花千姿百态，争俏斗艳。从山顶倾泻下来的一条瀑布落在半山腰，不慌不忙地绕山盘旋而下，给四明山扎了一条玉带；薄雾缭绕时，也如一条轻纱裹在山腰。

在山腰葛仙洞前的一小块平坝上，坐着二百多人。一个戴着眼镜的中年人站在人群前面——他叫郑思群，宁波师范学校的教师。一九四一年四月，日本占领宁波后，他告别妻室儿女，于九月二十日上了四明山，加入共产党领导的四明山游击队，担任文化教员。今天为游击队上第一堂政治课，心情特别激动。他清了清嗓子，开始讲道：“父老乡亲们，坚持抗战的游击队战士们，咱们今天是在葛仙洞前听课。说起这葛仙洞，咱四明山的老百姓，有哪一个不知道它的来历呢？”

传说这四明山曾经出了一个人面蛇身的怪物。他呼风唤雨，烧杀抢掠，奸淫妇女。一时弄得四明山草木不生，鸟兽绝迹，路断人稀。四明山区有几个不怕事的百姓寻上山来，找这个人面蛇身的怪物算账，但都是有去无回。一日，一个身高六尺的壮汉，手持一柄银光闪闪的青龙宝剑，上山到那怪物住的山洞前叫战，那怪物披挂出洞，见来者不善，脸露杀机，青龙剑寒气袭人，不禁打了个寒噤，暗暗吃惊，问道：

“你何人，竟敢来此挑战？”那人道：“我乃天童寺后山葛仙翁，你作恶多端，残害无辜，罪该天诛地灭！看剑！”青龙剑直刺那妖怪的心窝。那妖怪见葛仙翁剑术精熟，身手不凡，惊叫一声“不好”！一闪身避开了葛仙翁的剑锋，立即从口中喷出一团迷雾。顿时，四明山浓雾迷漫，冷风嗖嗖。葛仙翁见那妖怪想在迷雾中溜掉，就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掉马崖”前，毅然甩掉宝剑，用手紧紧抱住那妖怪，双双跳下崖去，与那怪同归于尽。人们为了纪念这舍身为民的英雄，就把这妖洞改名为葛仙洞。”郑思群把这段传说讲完，紧接着说：“如今日本帝国主义侵我国土，杀我人民，弄得我们国破家亡，妻离子散。他们比那人面蛇身的妖怪还要凶残十倍。我们要学葛仙翁，拼上一条命，也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

“郑先生讲得对，我们要万众一心，把小日本赶回老家去，叫他们知道中国人也不是好惹的！”坐在最后排的沙文海听完郑思群讲完这段故事慷慨激昂地站起来：“郑先生，这些日子我们心里憋得难受，你领大伙儿唱唱《义勇军进行曲》吧！”郑思群点头答应，他一挥手大家便唱起来：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

悲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四明山上空回荡……

就在人们高歌之时，游击队的小通讯员悄然无声地走到沙文海背后，轻声说道：“沙叔，魏队长请你去。”沙老汉停

住歌声，紧随小毛来到一株古柏下。魏队长叫魏新朝，二十挂零、细挑个儿，长得眉清目秀。魏新朝七岁那年拜沙文海为师学过些拳脚，十二岁时，母亲不堪一个恶霸凌辱上吊自杀。父亲复仇不成，反而被杀。沙文海后来杀了那恶霸为魏新朝报了父仇后，受宁波警察局通缉，逃亡外乡。魏新朝无依无靠，被当时浙东地下党张亦生收养，十五岁就加入中国共产党。日寇占领宁波后，他又受地下党委派，到四明山开展游击战争。

这当儿见沙文海来了，忙从石凳上起身，说：“沙叔请坐，请坐。”就要扶沙文海坐下。沙文海哈哈一笑：“你这队长，倒一点没有官架子，还和当年一样。”魏新朝说：“沙叔对我恩重如山，我怎会忘记？”沙文海忙制止道：“现在你我都是党的人了，老提过去的恩恩怨怨干啥？过去我是你的恩师，可现在我是你的下级，快说说，叫我来有什么任务？”

“沙叔，你十天前才从延安回来，一路上坎坎坷坷，历尽艰辛。我本想让你歇段时间，可形势逼人，不得不你亲自出马了！半月前，我宁波市地下联络站出了叛徒，站里的几位同志都下落不明。三天前，我们派了亦生同志去摸了情况，中了敌人的埋伏，亦生同志差点跑不出来。今天上午，上级派人来，要我们再派几个人去，无论如何也要弄清情况立即开展工作。目前看来得跟地下联络站的第一预备组的联系上，并马上开始工作。因为最近有一急迫的任务，待新的联络站建立后布置下去。情况是复杂的，您要格外小心。”沙文海看出魏新朝不太放心，就说：“还不了解师父我吗？虽然快五十的人了，可身子骨硬朗，不比当年为你父报仇时差呵！”

“那好，你准备一下，明日一早出发！”

“接头地点和暗号？”

“地点是江东凉水巷九号，暗号是‘寒塘渡鹤影’、‘僧敲月下门’。”

沙文海默诵了两遍，头一仰，信心百倍地说：“新朝，你尽管放心吧。”“进城以后要注意敌中有我，日军警备司令部有我们的同志，心中要有这个数。另外，宁波火电厂的总工程师关立人是浙东区委书记谈起英同志过去的同学，是一个具有强烈爱国心的高级知识分子，我们要争取他，必要时可以请他帮忙。最后就是重建联络站，组织领导工人运动，在敌区打击日伪军。到时候有交通员跟你联系。”说完，他从衣襟里拿出一封信来，交给沙文海说：

“这是谈起英书记的亲笔信，在适当的时候交关立人本人。”

山 风 呼 啸

深秋时节，浙东四明山区依然生机盎然。毛竹葱翠欲滴，杜鹃花云蒸霞蔚。在山间林中的瀑布飞泻之处，清风夹着水气，如霰如雾，使山野荒村烟雨空蒙，更显得虚无飘渺。

秋雨初歇，在鄞县跟余姚交界的李家坑到樟村的山阴道上，两边群峰迭嶂，大树森然。山乡格外显得安静。在浓荫深锁的山阴道上，倏地钻出一只精瘦黝黑的猎狗，它悄没声息地在湿漉漉的青石路上小跑，那短而密的黑毛，不时在树叶间透过的光斑下闪着缎子般的光泽。在它十步之外，紧跟着——一位山里人装束的汉子。行到山道拐弯处，他轻轻嘘了一声，那前面的黑狗便应声止步。那汉子将右肩的一挑竹篮换到左肩，扎着青布绑腿的双脚犹如一对树桩稳稳实实地立在山石路上。这人的竹篮里装满了新鲜的药草，有清香沁人的金银花、有叶绿梗红的独活和鲜嫩青翠的石斛。看起来这汉子是个独来独往，久闯深山的采药人。

这人缓步走下山来，眼前便是樟村。他抬眼望望静静的村落，便顺着一条碎石铺成的小路往前方一座小亭走去。

依傍着青藤覆盖的山岩小亭尽管油漆剥落，但那四根挺拔的石柱铁铸般地立在那里，如山石一样不惧雨雪浸蚀、八面来风。亭首檐下悬一道匾额、上书四个刚健遒劲的颜字：

“四明锁钥”。樟村自古以来处于四明山咽喉之地。清朝初

年，声震一方的“大岚洞主”王诩，曾在四明山盘山筑寨扼守樟村，将清兵阻于山外。樟村盛产药材，尤以浙贝母名驰遐迩，从来就是各路药商和游方郎中荟萃之地。在村头古朴高大的文昌阁边建有药王庙，庙不甚大却香火不绝。顺着清澈的樟溪河，山民们盖起了鳞次栉比的木屋，在怪石嶙峋的山间定居繁衍。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入侵浙东之初，我党即在四明山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樟村也建立了基层政权，军民同仇敌忾坚如磐石，日军尽管几次进山清剿均不能立足，更不能越樟村一步了。

然而就在一月前，国民党顽军中反动成性的浙保二团，突然窜到鄞西夜袭樟村，将我区委书记李敏和袁春妍同志杀害于樟村西口。一个月来，敌顽不断派遣便衣和特务在樟村一带潜伏窥测，企图打探我交通联络的动态。昔日兴旺热火的樟村，如今成天笼罩着紧张萧杀的气氛。虽然时交深秋，正值药材出山的旺季，却很少有人进山。樟村一派萧条景象。

采药人路经小亭之时，亭中席地坐着两个脚夫打扮的汉子，由于这两人的竹笠低压眉骨，因此看不见他们的面容，不过从那汗毛森森，白皙的腿肚看来似乎不象是山里人。采药人对此似乎并未注意，只径直往村里走去。

村口一间双开门面的木屋，门首房檐下挑出一个锅盖大小的木牌，黑漆斑驳的底板上书写一个金色的“茶”字。采药人来到茶馆门前，跑在他前头的黑狗吓得几只觅食的母鸡“咯咯”叫着乱飞。茶馆里步出一个五十余岁的男子。跟采药人打个照面，手略为一震，连那微微佝偻的身子也伸直了些似的，他将手中的毛巾一挥，回头喊了一声：“阿娟，快沏茶来，客人来了。”随着压低声音，象自言自语地飞快说了一声：“里面还有远客！”

采药人从容进屋，里面已有几位正在饮茶，有面熟的招呼一声，有面生的略微点了点头。采药人拣了个靠角落的空位坐下，一碗清茶已捧了上来。那掌柜的紧跟过来，殷勤地说道：“这是真正的云雾茶，客官还要吃点什么点心？”

采药人微微一笑说声：“不必了，我带着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两个干面饼子，“歇会儿还要赶路”。又从竹篮里取出个纸包儿，打开来取出一条肉干，猫腰塞进山狗的嘴里。就在弯腰的一瞬间，他看到角落里那位戴着墨镜的商人打扮的男人正在注意他。四目相对，那人马上掉头望着窗外的山景。

约过了半个时辰，采药人起身道：“老板，我得赶路，这就走了。”说着在桌子放下两个铜钱。老板从柜台里走出回头望了望窗外，日头已落到山尖后面去了，山间茂密的树林泛着深蓝色的光，山风从远处的溪谷里刮出来，整个山林不安地开始骚动起来。老板关切地说：“客官，听说路上不太安静，前几天还有花豹伤人。”

采药人理着药担不紧不慢地答道：“老板放心，采药的说得好：“有了‘四叶对’那怕骨头粉粉碎；有了‘半边莲’敢跟毒蛇对头眠。”说话间。如剑的目光飞快从角落里桌面上扫过，那药商打扮的人，手拿一本医书遮住了脸。

黑狗在前，一路往西而去。采药人散步疾走，沿途也不在意山光水色，不觉已到向晚时分。夕阳已慢慢在山沟里降落，山间的小道笼罩着薄薄的暮色。采药人穿过一片松林，走上了一道小桥。这小桥一色青石砌成，约五尺宽，三丈长，横卧于奔流不息的樟溪河上，名叫清水桥。清水桥居于两山夹峙的谷底，两岸山路陡峭，桥头两端松涛响起，更显得神秘而阴森。采药人正走到石桥中段，突然在前方跳出两条壮

汉，一声不吭地挡住了去路。采药人见是小亭中睡觉之人，朗声说道：“二位兄弟，在下有礼了。我一个穷采药的，待换到钱后再请二位喝酒如何？可那二人并不答理，只是双手抱在胸前，兀自站立不动。这时，从采药人背后倒传来一声应答，那声音阴沉干涩，在这寂静的山林中有如鹰隼唳叫，使人感到阴森可怕。

“赛葛仙，你放明白点！我们不是来要钱的。只要你把身上带的密信交出来，告诉我们接头地点和暗号就行了。至于钱嘛，我们倒会给你”。说到最后一句，鹰隼般的声音还打了两个恶意的哈哈。

采药人一听，本能地想要转过身来看看那说话之人。

“别动！回头就开枪”。那人变得烦躁起来，厉声喝道。

“你不敢开枪！打死我不是什么也得不到了吗？”采药人猛一回头，微微一震，接着愤怒地斥责说：“狗东西，你倒冲着我来了，是给鬼子还是给顽军效劳？”采药人目光如电，不怒自威，刹那间，空谷中听流水哗哗，似乎一切都蓦地静下来，要观看即将发生的恶战。山风萧杀，从森林深处传来子规凄婉的夜啼。

这被叫做“赛葛仙”的采药人正是沙文海。老沙为何又叫“赛葛仙”呢？沙文海，鄞县梁弄人，世代采药为生。沙文海从小走南闯北，出没于深山老林，近海渔岛之间，为人豪爽义气，而且功夫了得。沙文海在定海之时，曾只身手刃渔霸视朝奉等十余人，为民除了害，人们给了他“赛葛仙”这一称号，意思是：沙文海的侠肝义胆尚在一生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葛仙翁之上。浙东一带，无论草寇海匪都畏惧他三分。大革命时期，沙文海曾参加过革命，追随北伐，在叶挺将军的铁军中，当过敢死队员。大革命失败后，沙文海在温州

坐堂行医，从事我党的地下工作。抗战爆发后，沙文海回到四明山抗日根据地，奔波于根据地和城镇之间。昨天晚上，他接受到宁波市内重建联络站、开展敌后斗争的重任之后，星夜兼程奔赴甬城。离开梁弄之时，城市工作部何部长亲自叮嘱他：“敌顽都可能在沿途拦截，一定要小心，遇到敌人不要恋战，尽量摆脱，务必在第二天晚上赶到接头地点跟城内地下党接上头。沙文海在樟村茶馆小憩之时，已察觉有人盯住了他。盯梢的人来历如何还不清楚，但显而易见，这些人早已在樟村恭候多时。沙文海很清楚，樟村是个敏感地区，决不能再让我们交通站的同志暴露，因此，他在离开茶馆时，放了两枚铜钱警告茶馆老板不准有任何行动。依老沙的判断，敌人亮相的地点将是清水桥。这里最僻静，过了这条山沟便到了开阔地带了。因此在桥上遇到敌人完全是预料中的事。”

现在，他的正前方显然是两个打手，重要的是身后说话之人。一听到“赛葛仙”的叫声，他已明白来者是熟悉他的人，没想到回头一看竟是温州“济生堂”中药店老板段济生的儿子段名贵。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反革命政变后，沙文海在温州“济生堂”挂牌行医，那时的段名贵还是个十七岁的少年。段名贵在上海读中学时，参加过进步学生的革命活动，回到老家后背着他父亲跟当地进步青年也有联系。段名贵生性聪明，身子灵活，跟沙文海学过武术。沙文海见他聪明、热情，也有正义感，曾介绍他参加了地下党。一九二九年，沙文海离开温州后不久，温州地下党即遭破坏，李济民等共产党人被杀害，并听说段名贵逃到上海。从那以后，沙文海便不曾听到段名贵的消息。事情过去十二年了，沙文海一直想弄清楚，温州地下党遭破坏跟段名贵有何干系。今天没想到在清水桥上碰到他段名贵左眉中间的一道刀疤还是在上

海闹学潮时，被“红头阿三”砍的，有这个明显的记号、沙文海决不会认错。段名贵的情况，从他们俩现在各自的处境和地位已不言而喻了。

段名贵果然是温州地下党的叛徒。当年他被国民党温州警察局关押后出卖了他儿时的老师，地下党负责人李济民和其他一些党的骨干。为逃避人民的惩罚，他跑到上海，藏身匿迹于日本人的洋行，曾为日本人侵占上海搞过情报、为日本飞机轰炸闸北打过信号，早已死心踏地地当了汉奸。前不久、为了加强宁波地区的侦缉活动，他被派到宁波警备司令部牛本次郎手下当上了侦缉队长。他一到任便穷凶极恶地进行罪恶活动。樟村事变后，牛本次郎得到一个偶然的机，破坏了我党在宁波市内的一个地下联络站。他向牛本献计说：联络站被破坏后，四明山根据地肯定会再派人进城，而樟村是必经之地，只要暗中监视从山里出来的人，管保手到擒拿，而且还能顺藤摸瓜，清剿宁波市内的地下党。为此，段名贵派出两个得力的打手扮成脚夫，自己装成游方郎中守候于茶馆。今日正午，他特别高兴：没想到把“赛葛仙”沙文海给等来了。他一到宁波便知道沙文海在这一带活动，要是把沙文海抓住了，不仅能在日本人面前立一大功，而且可以解除心头之患。因为他以为沙文海知道他在温州犯下的血腥罪行。但他又知道沙文海的厉害。尽管沙文海已年近半百，但他一身内家拳煞是凶狠。段名贵暗中估量了一下双方的力量。他认为自己年轻，得过沙文海的真传，练过鸳鸯腿，学过日本空手道，还有飞刀绝技，他的两个手下都是海匪出身，精强力壮，出手凶残。他们抄捷径赶到清水桥，心想只要在桥上两头夹击，桥下是乱石交错、水流湍急的樟溪。沙文海就有武松大闹飞云浦的本事，也难逃他的手心。

形势对沙文海是险恶的。天已渐黑，到交通站交接处还有二十多里路。他重任在身不敢恋战，要夺路而走又必须甩掉敌人，看来只能巧斗速战。沙文海心中有数，清水桥边的松林中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小路，能翻小阴山直达鲁岙。眼前的段名贵既然敢于拦路，自然不仅靠那一点拳脚，还得多加小心。沙文海定了定神，暗中运力，口中缓缓说：“段名贵，你今天专程来山里等我，到底是哪家有请？”

段名贵拱手答道：“师傅，不瞒你说，如今我在日本人手下做事，只要您老跟我走一趟，名贵保你荣华富贵，安享晚年。如是不识时务的话，就只好委屈您了。”说罢向前边两条汉子吩咐道：“还不快请老英雄上路？”那两人应声便往前迈步。说时迟，那时快，沙文海突然大喝一声，这声音如虎啸龙吟，正气逼人。同时将肩上一挑竹篮抡一个半圆，两篮药材顿时分别向前后撒出，手中的扁担如一柄长枪向左边那人的面门刺去，那人仰面往下一缩，扁担又顺势向右边那人耳门扫去，势如电光石火，发于倾刻之间。就在沙文海出手之时，那条铁一般精瘦的黑狗，象一支黑箭射向段名贵，段名贵一个旱地拔葱，往上腾起，在空中一弹腿将黑狗踢翻。这时，沙文海一侧身从石桥左侧跳下去了。匆忙中，那两条汉子急忙掏出手枪向黑古隆冬桥下连发数枪，清脆的枪声惊起夜宿的乌鸦在石谷丛林中乱飞。

清水桥离水面约高两丈，在这漆黑一团的桥下隐约闪着浪花的白光。沙文海纵身投河之际，其实没有下水。他两手紧抓着桥墩，等上面枪声一停，只听见段名贵怒斥道：“谁叫开枪的？打死了怎么交差？你俩赶快顺流分两边搜索，我守在这里。”段名贵很狡猾，他不敢用手电筒，因为他知道，倘若沙文海还活着，只要看见灯光，他段名贵就没命了。段名贵